

844496

0318

0061: 1



中青年作家作品系统评析



国弘 著

彭会资 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基本藏书

844496

0318

中青年作家作品系统评析

0061:1

路

庞国弘 著

彭会资 评



F0506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路

庞国弘著 彭会资评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三里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0·5 字数227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7—5633—0014—7/I·001

统一书号: 10502·001 定价: 1.55元

序

彭会资

一个人有崇高的理想，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的智慧和力量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浓厚的兴趣与爱好，以及锲而不舍的刻苦用功，则常常是成就事业的必备条件。这是许多作家、专家和学者成功的奥秘，也是庞国弘同志所走的文学道路给予的有益启示。

他还在系着红领巾的时候，便酷爱文学，日渐矢志于创作，历经二十七个春秋的甘苦，如今刚跨入不惑之年，已是硕果累累。这里以《路》为书名，所撷选结集的中短篇小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些以时间先后为序的一系列作品中，他在艺术上一步一个脚印，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前进足迹，已明显可见。

翻阅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首先扑面而来的，是那鲜明而又迷人的桂南风情画。莽莽苍苍的六万大山，奔腾入海绿如蓝的南流江，一年四季常种常收的广阔田野，高大挺拔的橄榄树，香飘四野的荔枝桂圆，余音绕梁的桂南采茶调，气壮山河的客家歌海，令人惊叹的民间角雕镜画艺术和气功疗法，城镇乡村中风俗迥异的各种红白之事，都尽收笔底，展现在《三渡南流江》、《“大元帅”历险记》、《绿珠恨》等

8/19 97/10/1

作品中。而那操着桂南方音的各具音容笑貌和心态的众多人物，便临风举步，活跃在这些风情画里面。可以说，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的庞国弘同志，是带着南流江两岸这些特有的日新月异的生活进入文坛的。能否使自己的作品带上鲜明的地方色彩，并非小事。早在1934年，鲁迅论及版画艺术时就说过：“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世界各地的环境不同，反映地方特色的作品，不仅可以避免千篇一律，还可以增强艺术美的特质和力量，为人们开拓眼界，丰富知识。

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一定的地域风物的描写、语言的个性化、独特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的展现，是促成民族特色的主要因素。基于这种思索，庞国弘的眼光不再停留在社会生活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局部。而是向生活的纵深拓进，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发展，作了全方位的审视，于是便创作出了《国宝》、《镜仙》和《角雕圣手》等。中篇小说《国宝》，是以抢救、挖掘、整理民间气功遗产为题材的。通过对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题材的发掘，引出了一段关于发现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思考，而且还为海内外正在兴起的气功研究活动提供有益的形象化的资料。在《角雕圣手》中，作者描写了角雕工艺技法上的守旧与革新之间的激烈矛盾所引起的一场风波。在旧观念面前，勇于创新的小鲍池没有丝毫退却，他和《国宝》中的主人公叶林，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今的先进人物。《镜仙》的主题具有多义性，但在批判落后的民族传统意识，这

歌革新创造的民族精神方面，与《角雕圣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作者一直置身于人民生活之中，从切身的体验和观察出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而在艺术上又基本上是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因此，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他所努力创造的人物，如《三渡南流江》中的肖丽和《山林深处》的黄小琪，极富理想。作品的色彩明丽，调子高昂，故事情节多在一连串的笑声中发展，带有轻喜剧的意味，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受。这显然是受到当时眼光向前、乐观向上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经历“文革”的磨难，作者与人民一同受苦，接触到了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他便按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来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笔锋由甜嫩而趋向老辣。如七十年代问世的《云开雾散》，对风派人物陈年新作绝妙的描绘，将道德批判与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讴歌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风雨菱角塘》则曲尽带血的悲歌与含泪的欢笑，对曾一度泛滥成灾的“左”的思潮作了彻底的否定。《风雨菱角塘》与《云开雾散》等作品，成了艺术地映现那动乱年代的镜子，揭示出光明、美好的一面必然战胜阴暗、丑恶的一面的必然趋势。八十年代以来，作者创作的《镜国情》、《猫市轶事》、《国宝》、《角雕圣手》等，与过去的作品又有明显的不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群众在历史的反思中谱写历史新篇章的壮观亮色，也可以听见我们这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改革中振兴奋进的脚步声，因而给人以莫大的鼓舞。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作品，因区别于其他时

代的作品而赢得独立存在的价值，必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读了庞国弘的小说，使人明显地感觉到，那一幅幅富有特色的风情画，是以他那支明快、活泼、洗炼的画笔蘸着天然的多种色彩描绘而成的。朴素自然而不平淡，手法灵活多变，这是他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中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辛勤探索的结果。

去年十二月，我和庞国弘同志均当选为作家协会代表，在广西文代会期间久别重逢，不禁又想起五十年代末同办校刊《博中青年》和同游南流江的情景。后来在文学道路上，我们各有侧重，但联系从未间断。也许是出于知人论世吧，于是很乐意为他的作品作评，并说了上面的这些话，权以为序。

1987年春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 容 简 介

本书包括9篇短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和1篇传记文学。这些作品用活泼风趣的语言文字和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多姿多彩的桂东南城乡风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王力传记展示了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刻苦求学的道路和动人的治学执教精神。每篇作品，均附有精当的评析，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107/10

目 录

序..... 彭会资 (1)

三渡南流江 (1962年2月) (1)

山林深处 (1964年5月) (11)

云开雾散 (1978年1月) (23)

“大元帅”遇险记 (1979年10月) (41)

猫市轶事 (1981年11月) (49)

镜画情 (1982年11月) (61)

绿珠桥 (1984年6月) (82)

角雕圣手 (1985年12月) (88)

镜仙 (1986年11月) (108)

国宝 (1981年10月) (126)

风雨菱角塘 (1985年4月) (205)

绿珠恨 (1985年7月) (256)

语学诗书昭玉宇 (1985年1月) (304)

我的创作道路 作者 (328)

三 渡 南 流 江

除夕日暮，天气变得更冷，北风漫天卷地呼啸而来，四野黄沙飞扬。我把棉大衣的毛领竖起来，围巾裹到鼻子上，弯着身子，迎着风沙，急急赶路，来到南流江渡口，已累得气喘吁吁。

停泊在江边的木船，仓里亮着灯火。船上人家正在快快乐活地吃着年夜饭，间或传来一阵惬意的欢笑。……

记得去年我从卫生学校回家过年，也是除夕黄昏才赶到渡口。白发如霜的老船家正在举杯痛饮，醉得脸颊绯红。当时我心里暗暗叫起苦来：老船家酒兴正浓，怎能请他开船呢？不料他竟呵呵笑着，将碗筷一掷，说：

“嘿！你担心我不开船？哈哈，快坐好！”

他身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尖声嚷起来：“爷爷，你醉成一滩泥了，别掉到江里喂鱼！”回头看我一眼，“喂，船，你自己撑吧，有胆量吗？”说罢就把老船家扶进仓里去歇息了。

当时归心似箭，容不得我多加考虑，就挥起船篙来。渡船撑向江心，水势越来越猛，一个个旋涡把船冲得颠来倒去，我吓出一身冷汗，慌忙喊道：“哎呀，老船家，老船家！船……船……”

船尾响起一阵震耳的笑声，那个姑娘正操着船桨狠劲地划水。转眼间，渡船轻快地驶过了湍急的江心。姑娘咧着嘴大笑道：

“吓死了吧？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我说：“你这个丫头！——谢谢你啦。叫什么名字？”

“噢，还有脸叫人家丫头呢！给吓得魂都飞了，看谁是丫头！”

……渡船上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笑闹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听声音是个女孩子：

“……阿姐，花轿都抬到门口了，连衣裳也不打算回家换换？”

“呸！我偏要穿着这套拖泥带水的衣裳，留着这满身臭汗。看谁敢瞧不起！”

“老实说吧，你是对我放心不下才不走的。”

“就是，怎么样？现在来往客人不断，你一个人应付得过来？”

“你别门缝里把人看扁了。”

“少废话！你看，这不是又来客人了吗！”

船仓里钻出个姑娘来，浓黑的眉毛下，镶着一对闪烁发亮的大眼睛，脸颊黑里透红，发髻盘在头上，粗布蓝裤卷着齐膝盖，赤着一双大脚。她歪着头看了我几眼，忽然叫道：

“老李——”奔过来就拉起我的手狠劲地摇，见我茫然地辨认着她的面貌，一把将我的手甩开，嘴巴一撇道：

“哟，眼睛生到头顶上了，转脸就认不得我王肖丽啦！”

“哦？肖丽！”相隔一年，姑娘变得如此健壮丰满，真想不到。

她笑着说：“老李，走累了吧？快进仓去歇歇！”

“不累不累！你歇吧，船由我来撑。”

不料，她竟又哈哈大笑起来：“有胆量，有胆量！只是等会儿说不定要给你招魂哩！”接着又笑。

她这句既褒又贬的话，说得我很尴尬：“你别笑嘛！去年那次没经验，这次敢保险……”

船仓里又钻出个姑娘来，长得跟肖丽一模一样，只是年纪小一点，一看就能猜出她是肖丽的妹妹。她笑着说：

“哎哟哟！让个丫头笑红了脸，要是我，哼！往水里一跳，三划两划游过江去，鬼才搭她的船。嘻嘻嘻！”

肖丽大概见我红了脸，一把取下我肩上的行李，说：

“喂，老李，别见怪呀！肖珠，快去给火炉加炭。”

这时来了几个行人，肖丽招呼道：“来来来，外面北风会咬人，都进仓里坐吧。”

我们弯着腰进了船仓。船仓十分狭小，陈设也异常简陋：一张用两块木板架起来的床（占了仓的一半地方），两个沙锅，一个火炉，一把胡琴，小窗前放着一盆带刺的“仙人掌”……

肖丽说：“往床上坐吧，床上有被子，中意就躺一会。”

肖珠从一旁端过火炉，让我们烤火。姐妹俩也蹲下来，烤着冻得通红的手。肖丽一面搓揉着两手，一面哼起《刘三姐》的歌。

我问：“你们不回家过年？”

肖珠答道：“我们撑船的回家过节，让客人游水过江吗？”

“我们回家团圆，你们都得变成‘牛郎织女’了！”肖丽接上一句，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爷爷他老人家呢？”我问。

肖丽答道：“社里硬叫他呆在家里，做些轻松活路，他可不服气哩！平日火气一来，就说什么：‘哼，我老了？风里雨里熬出来的老松筋，你们十个八个后生，能比得上我一条臂？’……”

肖珠抢着说：“他把我们也说火了，我就顶他：‘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后生人？上山捉虎，下海擒龙，我们哪样都不含糊！你老猫还想变大虫哩！’”

姐妹俩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大家都乐了。

“哎呀，谈谈笑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肖丽从衣袋里掏出个硬皮小本子递给我，“早就想要个药方，这回可碰上你这个大医生啦！”

“你病了？”我忙问。

“呸！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连咳嗽也不咳一声！我是要你开个服了不晕船的药方。有的人一晕船，就呕呀吐呀，过了渡连路也走不动了。”

肖珠接着说道：“老李，你费点心机给我们开个灵验药方，我们登报表扬你！”

我答应回头时给她们带个秘方，姐妹俩高兴得拍我的肩膀，摇我的手臂。外面响起客人上船的脚步声，她俩就连忙钻出仓去了。

我手上还拿着肖丽的小本子，忽然“嚓哧”一声，一张相片掉到船板上，拾起来细看，是肖丽和一个男青年合照的半身相。照片背面，歪歪斜斜写着一句《刘三姐》的歌词：

“我俩结交订百年”。

我正在端详着这对幸福的情侣，姐妹俩引着一个挺着大

肚子的孕妇走进仓来。肖丽一眼看见我拿着相片，跳过来就抢，我打趣地把相片藏到身后，她无可奈何地转怒为笑了：

“馋眼鬼，你看吧，让你看个够！”

我故意把相片高高举起，眯着眼睛欣赏：“啧啧，一个象龙，一个象凤！……”

肖珠也凑过来，摇头晃脑地说：“老李，你可不知道，人家这对夫妻是演戏演成的。初时社里演《刘三姐》，一个扮‘小牛’，一个扮‘三姐’，唱呀唱呀，假戏真做了！”

肖丽一把抓住肖珠的发辫，拉扯着威胁道：“死丫头，敢再说，看我敲碎你的骨头！你的‘那个’我就不知道：还肩挨肩地去看电影呢！”

客人渐渐来多了，仓里仓外挤得满满的。渡船微微晃动，缓缓开行了。肖珠在船尾上敏捷地挥着船篙，嘴里吆吆呀呀地哼着采茶调子。

船上热闹起来，渡客说东道西，嘻嘻哈哈。一位穿着讲究的归国华侨，感慨地说：“嗨，十几年不回家，连家乡也认不出来了！单就这个渡口来说，过去挨年近晚是不开渡的，一路上，我还担心过不了江哩！”

“那是多亏这两个船家姑娘啊。”坐在我对面的孕妇接了一句，随后又把头埋到手掌里，轻轻喘着气。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脸色苍白，正待问问她是否发了病，她忽然“哇”的一声呕吐起来，一下子把床铺弄得一塌糊涂。我慌忙说：

“同志，晕船了吧？我扶你到仓外吐。”

这时，肖丽出现在仓门前，不满地白了我一眼，对孕妇说：“就在这里吐吧，如果走动，就吐得更厉害了。”她蹲到孕妇身边，用手轻轻捶着她的背脊：“你放心吧，床铺弄

脏了我会洗，出仓就是水，还愁洗不净？”

我看着她，脸上一阵发烧。她对我说：“老李，看见了吧？要是不给我们买药来，可不行呀！”

孕妇吐过后，肖丽扯起床上的被子蒙到孕妇身上，又去舀来一勺水，让她漱口。

仓外忽然沙沙沙地下起雨来，人们骚动了。

肖丽大声叫道：“喂，没雨帽的进仓来！仓里有雨帽的都出去！听见没有？互相照顾，自动自觉！”说罢，把仓里的蓑衣、笠帽、雨伞、竹箩盖子、镬盖子……，所有能挡雨的东西全递到仓外去，又从仓外抱进来几个小孩子，塞到女渡客的怀里。

我披上雨衣，走出仓外。雨越下越大，四周白茫茫一片。风卷着雨水，拍打着站在船尾挥着船篙的肖珠，她身上披着的蓑衣，随风啪沙沙地拂动着，显得威风凛凛。渡船在迷漫的风雨中轻快前进。

肖丽戴着一顶小雨笠站在仓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肖珠。我说：“你戴这顶小雨笠，掩得了头遮不了身，到仓里避避雨吧。”

她抹了抹脸上的雨珠，说：“珠妹是个粗心鬼，我就是不放心，特别现在风雨大、客人多……”她眼也不眨地答道。突然，她向灰蒙蒙的前方扫了几眼，尖声喝道：“珠妹，往右拐！快，快！……”

呼啸的风雨，撕碎了她的喊声，肖珠一点也没察觉。猛然，船身激烈地摇晃了几下，不动了。渡客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给吓慌了，有的喊，有的叫，乱作一团！

肖丽涨红着脸，气呼呼地挤过人丛，盯着肖珠喝道：“你

没长眼？”

肖珠红着脸嘀咕道：“风雨刮得人家连眼睛都睁不开……”

肖丽余怒未息地瞪她一眼，转身对慌乱的人们喊道：“大家莫害怕！是我们粗心大意，把渡船撑离了船路，碰上了沙丘，我们这就下水推船……”

话音未落，肖珠已先甩掉蓑衣、笠帽，“扑通”、“扑通”两声，姐妹俩同时跳到水中去了。我的心象被一个无形的手捏了一把，猛地收缩了一下，浑身生起鸡皮疙瘩，好象那冰凉的江水也浸到我身上。

姐妹俩在水中哗啦哗啦地扒开堆在船头底下的沙泥，随后用手推船，她们“嗨呀嗨呀”地喊着号子，把脸蛋憋得通红。“嘎沙”一声，笨重的木船终于移动了。姐妹俩的脸上泛起收敛不住的喜悦的红晕。

肖丽活象个不倒翁一样，扭动着身子站不起来，原来双腿深深地陷入松软的沙泥中。肖珠在一旁禁不住哈哈大笑，走过去象拔萝卜一般将姐姐从沙泥中拔了出来。

船靠了岸，雨也停了，肖丽插稳船篙对我说：“老李，刚才晕船的孕妇和你同路，路上你照顾照顾她，行吗？”

肖珠接着说：“别不好意思！人家大肚子又怎么样？”

肖丽转脸对肖珠说：“珠妹，我刚才骂你了……”

肖珠噙着嘴巴说：“姐姐打我也应该哩！”

姐妹俩浑身湿淋淋地钻进了船仓……

我回到村子里，畅畅快地过了年，大年初四的早晨，我告别了父母，冒着纷纷扬扬的牛毛细雨，踏上了归途。路经浪平小镇，想买一种“吃了不晕船”的药，可是买不着。

来到渡口，江面上雨雾蒙蒙，山峦树木一齐溶入白茫茫的雾幕中，只见一江绿波，悠悠南去。渡口上没有等渡的行人，一只渡船泊在江边。

“老李！”尖脆的声音迎面扑来。透过浓雾，我看见肖珠头戴笠帽，身披蓑衣，站立在船头上。我匆匆向前走去，肖珠把船篙往我面前一拦，问道：“药呢？”

我抱歉地说明情况，并声明要继续为她设法。她把船篙拉开，说道：“外面北风会咬人，快进仓里去吧，里面有火炉。喂，你肚子痛吗？”

“啐！新年里也说不吉利的话！”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什么吉利不吉利，春节里猛吃猛喝，这两天就有不少人拉肚子。昨天有个客人，到船上还拉稀哩！昨晚我连夜熬了一大锅草药汤，谁闹肚子，喝上一碗，过了渡保证能赶路。”

我说：“是你姐姐的主意？真好！”

“我姐？她年初二出嫁啦！你看，才出门两天，就捎信来骂我了。”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揉皱了的纸团递给我。

我展开纸团，看见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字：

妹妹：

昨天婚礼上，别人灌了我许多酒，醉得我半死。

以后你一个人撑船了，我实在不放心，你这个粗心鬼，要是再象前天那样，我可要敲碎你的骨头！我们撑船的，就得对客人负责。

别忘了向老李要药方。

丽姐 年初三

寥寥数十字，我却看了很久很久，只听得江水、风雨哗